

論陳廷敬的實學^{*}

詹海雲^{**}

一、前言

陳廷敬（1638-1712），清初山西陽城縣人，為康熙朝一代名相。其事蹟包含教育、經濟、廉政的改革，同時又是清初文化事業之推動者。（曾參與編纂《佩文韻府》、《康熙字典》）另外，他也參與康熙剷除鰲拜、平定準葛爾之役及三藩之亂，¹ 並為清初著名詩文作家。因此，近人何齡修評價陳廷敬的歷史定位時，說：「他是重臣、學者、詩人。」²

對於這樣一位多方位成就的昔賢，我個人最感興趣的是他和康熙的君臣遇合，為何能與康熙維持長達近五十年的師徒關係，並擔任康熙經筵講官二十五年（其中十五年，復兼日講官）。³ 還有他的教育思想、學術思想及政治思想有什麼特殊之處，至於當代學者多以言及的經濟改革、廉政圖強、詩學內涵則從略。因時間及大會篇幅限制謹就陳廷敬的人格特質及他理想中的君王兩點，先行撰述，以就教大雅方家，再作增訂。

二、夫子自述：橫經講藝，澤及生民；道藝薰染，不預外人事

一個人的學問與事業，往往是由他的志向與愛好所決定的。陳廷敬如何能在官場升遷 28 次，且始終在位，不被替換呢？

陳廷敬曾在〈存誠堂集序〉說：

^{*} 本文曾宣讀於 2007 年 5 月 25-27 日於山西晉城舉辦之「海峽兩岸《康熙字典》學術研討會」。

^{**}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¹ 見王寶庫等《陳廷敬與康熙皇帝年譜》，載於《陳廷敬和他的學生康熙皇帝》頁 116-118，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 年 4 月。

² 何齡修〈關於陳廷敬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於《五庫齋清史叢稿》，頁 706，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³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29，頁 27，〈經筵講章〉說「講筵在日講外，每歲春二月，秋八月進講，先是臣前後為日講官兼經筵講官八年，及遷職院部，去日講前後為經筵講官又十年，自癸未直內閣仍兼經筵於今又七易年所矣。」（頁 373）

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顯擢，在密勿論思之地，晝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謀同列不聞，伏蒲之語，外庭不知，推賢與能，慶流朝著，橫經講藝，澤及生民，彌歷歲年，延登受策，於斯時也，當大有為之日，贊不世見之功。休休乎！濟濟乎！駿聲鴻烈與五曜三階爭光映采可也，豈猶與夫庭墀郎署備官散秩，以及窮巷布衣韋帶之士，競秀摘華，角一字句之勝負，蘄榮名於蟲書蠹簡之中也哉。⁴

這篇〈序〉雖是為友人（相國桐城先生）所寫，然而他不僅是陳廷敬一生之事業寫照，同時也是夫子自道其志。所謂「橫經講藝」說明廷敬一生所好在經學與詩。「澤及生民」，是指他治學的內容以「經國濟民」為講求對象。

陳廷敬在朝，歷任吏、戶、禮、工四部侍郎及翰林院大學士，官位之隆，在古今學者之中時屬罕見，那麼他如何避開人士之請託與結黨之困擾呢？陳廷敬說：

余性不能多接物。⁵

又借女奴景之口說：

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事累主也。……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誼所薰染也。⁶

因為「不能多接物」、「不預外人事」所以，「門前過客習知吾懶慢、不好客、客亦無所求於我」，⁷ 正因如此，陳廷敬少了人事是非，這是他比李光地、張廷玉強的地方，也是康熙始終信任他的原因。

至於「道義薰染」，陳廷敬除了事業功名之外，非常堅守「廉隅節行」，⁸ 他要求自己必須信守「原始要終，毋與世俯仰」⁹ 的做人原則。在〈二錢說〉中，他說：

余今年四月，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督理京省錢法，既至寶泉局，則偕其同官給事中監察御史監督郎官而謂之曰：「此天下錢之所由出也，吾自矢不受一錢，願與諸公同之，指白日以為誓。居數月，監督從廢銅中得古錢數枚，余選其一文曰：半兩蓋秦

⁴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7，頁 1，〈存誠堂集序〉：「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顯，擢在密勿論思之地，晝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謀，同列不聞，伏蒲之語，外庭不知，推賢與能，慶流朝著，橫經講藝，澤及生民，彌歷歲年，延登受策，於斯時也，當大有為之日，贊不世見之功。休休乎！濟濟乎！駿聲鴻烈，與五曜三階爭光映采可也。」

⁵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7，頁 13，〈歲寒吟序〉

⁶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8，頁 26，〈記女奴景事〉

⁷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48，頁 24，〈說巖字說〉

⁸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9，頁 1，〈與畢亮四書〉

⁹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48，頁 24，〈書河東先生集後〉

錢也。監督曰人言古錢佩之身吉，請公佩之。余許諾，又數月吾遷左督御史，一日御史臺有公事，不得至局，局人以鑄錢請。余視鑄解錢散脫亂布於席，視畢局人去，席上隱其一錢，又月餘晨起理寶泉事，心有觸，曰：吾誓不受一錢，前後取其錢二，其何以自明立命乎。寶泉吏喻之意而還之，吏嘆息持以去。是日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十有一月二十七日也。書其事以自警，名曰二錢說云。¹⁰

由此可見，他對金錢的淡泊與自省的工夫。而在另一文〈一錢說〉，他說：

昔予為〈二錢說〉蓋取寶泉之二錢而還之為說，以自警者也。乃今又為〈一錢說〉，云一錢者何？始余每出，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或日見數人焉。日不見一人焉。夫一錢，至微也。人與一錢，至少也。且或一人焉無之，其為此又至易也。世之人莫有肯為而余為之不衰者，蓋天下貧者多矣。若貧而丐者則少於天下之人，而天下之於不可勝窮。假令天下之人皆日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則於天下無窮之人無所大損而貧者得錢，亦將至於不可勝窮，則是天下之人，不復有貧且丐者。其為益，豈不甚大矣哉。或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今子自謂不取二錢而顧沾沾焉。一錢之與得，可以已與。應之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二錢之謂也。如其義也如其道也，雖千駟萬鍾與人可也。況一介乎，一錢之謂也¹¹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二錢之謂也。如其義也如其道也，雖千駟萬鍾與人可也。況一介乎，一錢之謂也」，可見陳廷敬的「博施濟眾」、「人飢己飢」的愛心。既「成己」也「成物」。

〈說巖說〉是陳廷敬解釋自己字號的意義，他說：

始吾家樊川之上，其南澗之東有巖焉，升巖而望，月之始出也，命之曰月巖。已而為堂於巖北，仰觀峯嶺，下瞰林壑，以居以游，窮晝極夜。至如初日上，而雲飛，夕煙歛而霞舉。顙氣寫心，流泉舒目，飄忽萬變，而悠然獨得，吾之可說者存焉，故又曰說巖。夫時習而說，所說者學也。於聖人無所不說，所說者言也。今吾學焉而不能習，又不得親見聖人而聆其言，姑寄其意於巖居川觀，與田叟牧兒生長嬉遊於此，樂之終身而不厭，是則吾之所說也。¹²

陳廷敬樂巖居川觀，樂聖人之言，樂田叟牧兒，由於這種說樂的精神，使得他能在仕官之中，

¹⁰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8，頁21，〈二錢說〉

¹¹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8，頁22，〈一錢說〉

¹²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8，頁24，〈說巖字說〉

自有可樂之地。

陳廷敬常說「(君臣)遇不遇有道」,¹³ 因此,出仕是「爲道而仕,幸不幸,時也。」¹⁴ 正是因爲在「道」與「時」的達觀基礎上,對仕宦的得失,早已看破,無欲則剛,才能「以道樂身,藝不受辱」。¹⁵

而更重要的是,「聖賢所遭出處進退豐約之勢有不同,而惟其道之所適。然與孔子稱顏淵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又自言疏食飲水樂在其中,然則足下之所爲,有可樂而無可悲者也」,¹⁶ 陳廷敬在這裡所說的正是孟子所言:「禹、稷、顏回同道,易地而皆然」,同時也就是《中庸》「素位之學」。

由這些夫子自道的話看來,陳廷敬很達觀,能洞見出仕的真相是如何一回事,因此,才能無往而不樂。因爲心理健康,所以才能使康熙信任他。他的人說觀,可以說就是「實學」的人生觀。

四、陳廷敬的政治主張——論爲君之道

在政治主張上,陳廷敬認爲設君的目的是:

惟天生民弗能自理,建后王君公以爲民上,俾獲遂其生養,以全安其性命而已。¹⁷

「遂人民之生養,以全安人民之性命」是「天生民立之君」的目的,所以,他反對刑罰、戰爭、濫殺,主張仁義、不忍、不殺無辜。

陳廷敬認爲「刑誅兵革之事,猶非天心之所忍,故先王尤以不忍之義行之」(《秦論》),¹⁸ 因此,他嚴厲抨擊秦國殉葬無罪之人、良臣、後宮嬪妃、建築工匠的作法,他說:

秦起西垂,習用故俗,法最慘刻。然至取無罪之人而迫之以從其死,此果何理也哉?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象人而用之,孔子以爲無後,至於用生人當如何耶? 武公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其良臣子車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黃鳥》之詩所爲作也。按武繆所爲,於法寧止無後,而其子孫乃至有天下,何也? 孟子謂「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他日又謂「不仁而得國者

¹³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7,頁 14,〈歲寒吟序〉

¹⁴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3,頁 12,〈王吉貢禹〉

¹⁵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4,頁 23,〈管寧〉

¹⁶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9,頁 2,〈與畢亮四書〉

¹⁷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2,頁 18,〈秦論〉

¹⁸ 同註 17

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蓋自有天地以來，至於孔子、孟子之時，未有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商周之興，其先皆積累仁厚數十世，今秦所為若此，所得若彼，豈得謂孟子之言不足深信，抑亦天道至是有常有變邪？孟子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得天下至太一，不辜至微，然而不為者，以非天之所忍，故不忍為之耳。夫天不忍於一不辜，而忍於六十六人，百七十七人，其他嚴法繁刑，屠戮無辜，尤難悉數。倘所謂天道，故若此耶！至於始皇之葬，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於是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則其殘殺不辜愈益甚矣。然以始皇之強，纔及二世而絕，孰謂非天道耶？故自三代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不仁而守天下者，未之有也。¹⁹

所以，「秦纔二世而絕」就是不合《孟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之教。

君主之所以主張刑罰、戰爭、殉葬皆是滿足個人之利欲，所以，陳廷敬認為「王道以無欲為本」，²⁰ 因為有了「欲」，就會為了急功近利，重用張湯、杜周等酷吏，²¹ 以求速效。而君主表現了欲，就會：

若人君之所好一有所偏，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上好忠直之名則下多上書告密之事，上好長厚之名則下多模稜脂韋之習，上好廉介之名則下多布被脫粟之偽，上好恬退之名則下多處士捷徑之巧，上好真率之名則下多囚首垢面之詐，上好敏給之名則下多利口便捷之姦。人主苟一不察而貪榮嗜利之徒，習為小人穿窬之行，探其情而逢其欲，則名實之真亂矣。故曰足為盛世之累者此也，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²²

所以君主「防姦」之法，除了「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才能使「天下之真好惡能出焉」，²³ 而更重要的是理想君王之治，是「民無能名焉」，陳廷敬說：

人君如天渾渾耳，穆穆耳。不言而四時成化，無為而品物咸亨，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知識且泯，而況於名乎！」又安見其名之可用於民者乎。《書》曰：「無

¹⁹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2，頁 13，〈好名論下〉

²⁰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3，頁 16，〈張湯杜周〉

²¹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2，頁 12，〈好名論上〉

²² 同注 21

²³ 陳廷敬曰：「人君之好惡不可有所偏，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而天下之真好真惡出焉。故慶賞刑威予奪黜陟，一出以虛平公正之心，而百官萬民胥受裁成焉。」（《午亭文編》卷 32，頁 12，〈好名論上〉）

偏無陂，尊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²⁴

此外，「聖人在御，辨學術是非，審人才邪正，興王之道」²⁵ 也要「仁民勤政，仁民愛物，惜民命，重文字以興士風」。先王之教，是要能有學有祀，²⁶ 在基層民間要懂得運用「敬老」、「尊老」以行勸善戒惡之教益，²⁷ 在祭祀古今人物上，要能將「先聖、先師、先儒、鄉賢、先民、名宦」請入廟堂，以養士教士，使人感動奮發。對於戰爭，要戰勝無喜色。²⁸ 同時，要有輔臣輔佐自己，避免犯錯。

由於陳廷敬的個人高潔風範、康熙的仁心仁政與尊重處士、善納雅言，兩人理想一致，個性懷抱相近，遂在歷史上留下君臣遇合的最佳典範。

²⁴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2，頁 12，〈好名論上〉

²⁵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 36，頁 38，〈徐健菴上書壽序〉

²⁶ 陳廷敬曰：「先王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是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為重事，蓋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午亭文編》卷 38，頁 1，〈體仁書院記〉）」

²⁷ 陳廷敬曰：「古者君親見鄉長而問焉，曰：子之鄉有賢則已告，有兒不以告，厥罪蔽賢，其於公卿大夫進賢者賞，蔽賢則戮。鄉長公卿大夫勢然絕矣，責之皆重如此，而《周官·王制》興賢能，論秀士則由專責於其鄉。然則鄉者重於公卿大夫與，蓋先王養士教士之法，惟鄉備也——祀者賢則士吏有所勸，祀者不賢則士吏無所勸。戒者先王所以教士養士之大法也，而於斯二者備之。——使天下之凡為士吏者有所勸而不至於無所戒。」（《午亭文編》卷 36，頁 19，〈祀鄉賢名宦序〉）」

²⁸ 詳參《午亭文編》卷 36，頁 14-21，〈祀學錄序〉、〈從祀錄序〉、〈祀鄉賢名宦序〉。